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李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梁　徵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七　　明　周復俊　編

碑文下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唐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别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

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絶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

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

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
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
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
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為
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
能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因肆情
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當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

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祕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神鬼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庇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

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禄殁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奬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户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

本意墳髙三尺日益推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寳十二載勑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令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

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
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
庸道德之家兼樹碑於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
新墓銘輙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於通路亦峴首漢
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
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莱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
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

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髙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碑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南仕蜀爲尚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爲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濛（文粹作蒙下同）濛爲黎州長史督護（二字集作都督護）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爲本郡（文粹作州）司馬

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祕書（集有而字）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為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廣（文粹無此字）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飭（一本作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烝烝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沒春秋已高

從仕（一本作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閒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足以（集無以字）為政矣奚其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泉（文粹作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文粹無也字）原田每每粳黍稷稷（文粹作黍稷漢漢）汶陽之稼如雲矣春日（一本作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乘平肩轝省農夫

饋田畯刑以肅惰悦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倬彼碩(文粹作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惸寡賑窮乏之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婾衣食帶刀劍椎埋胠篋之類鬬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業(文粹作素節集作雅素)曰里有仁焉吾何從(文粹有之字)也遂頓浮窳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飭(一本作飾)廉恥將欲較君(二字文粹作効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

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褒陽有龎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集有世之二字）人養德退耕（集有以字）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匪（一本作非）其榮五鼎不足餌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答子路之問者其（集無其字）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篧籗竹竿穇穇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絶胡楚

（集無此字）越（文粹作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集作含）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者（文粹無者字）乎享年八十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誡曰啟余手啟余足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可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

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乙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月載踰小兆時吉始啟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望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没矣仁文粹作人何以名陵壑集作谷不朽匪唯頌聲小子不敏謹文粹作請述鄉人之敘其辭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洎集作泊此江濵山川隆鬱旂鼎氤一本作氛氲挺生君子集作生我君子於鑠元真唯孝肅

悌唯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播紳芸芸（一本作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事方作（一本作農人肅事）君子犒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集作篡）鴻冥（集作飛）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圖（文粹作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大（一本作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禮（文粹作死非）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栢恭儉是遵

奉議郎張君説墓誌銘

予大觀元年以維揚執事被出廢處於家越明年故人君説之子澥狀君説之行來求予銘惟嚴君説之才每與士大夫談之無不敬愛考其平生固有可銘者夫何辭君説張氏姓名咸字君説本長安人七世祖遭晚唐衰亂避地於蜀寓居成都淳化中曾祖徙於廣漢之綿竹故君説為綿竹人曾祖諱庭堅祖諱文矩贈大理評事父諱紞以殿中丞致仕君説陞朝贈奉議郎母趙氏

贈靈壽縣太君王氏封華陽太君未及拜命先君三年卒朝奉君捐館諸兄相繼以亡君説年未冠家徒四壁伯兄之子濩淮與其女弟煢煢無依君説力學一舉登元豐二年進士第遂攜諸孤之官撫養教育訖于婚嫁視之猶君説子也初釋褐除蜀州新津簿繼遷仁壽令再遷睢州百丈令改闕 學教授元祐初詔復六科君説慨然曰吾先君嘗應是詔可不終成其志耶於是晨夕探討披閲寒暑飢渴未嘗釋卷故六藝百家歷代文

史無不該貫一旦再預閤試遂對大庭哲宗皇帝擢居第一改宣德郎僉書成都節度判官公聽事轉奉議郎昔我宗祖分設六科以籠絡天下雄俊故士有事名以闕者未淹歲月遂躋華要名卿巨相由此途出十常三四得人之盛闕世逮神考者為超然遠覽既患道德之不一又閔士夫之闕也故闕以經書造之而詞賦與六科俱罷及其中闕

三闕而君說與什邡王君普王君與君說亦相隨淪落

闕

科闕廢興與夫人物盛衰偶相值耶抑人事天

理故有闕也嗟乎以君説疏敏之才宏贍之學與其

經世之志假之以年則功名富貴闕前人何歉君説長

於序事稽參古今按文相質歷歷可取年方齠闕覩

闕

妙盡其闕士夫夫罕能及之其天資穎悟若此闕

三娶任氏贈仙原趙氏贈仙居計氏封仁和竝縣君生

五子曰淵曰潮曰滙曰漣曰浚女二人長適進士陳俏

次適進士王恂孫男三人杓榧桂元符二年五月初四

日以疾終於成都普福僧舍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三月初十日葬於浦閏鄉柔遠里之新水瀨編類所為雜文二十卷藏之於家銘曰

挺妙質馳駿聲大廷發策超羣英胸中夙藴超滄溟文采煒煒垂天星哀哉造物不我營胡不假以闕

齡奄忽順化人所驚幸聽雛鳳高岡鳴慰我感慨遺芳馨

碑文漫滅淳熙十三年孫朝散郎權尚書兵部侍

郎兼知臨安軍府事兩浙西路安撫使杓得遺本於故庋中重新謄寫曾孫通直郎新差知潼川府飛烏縣兼耒調官俾石立於墓下

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李文簡公神道碑

宋周必大

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咎史筆柳宗元隨闢其說後人終致疑焉今以李文簡公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

史記上下數千載是是非非利害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為本朝長編上關國體下涉諸臣之家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不能結知明主見推多士生歷清要沒定美謚諸子繼踐世科歷二千石光顯未艾如李氏者乎況公出入中外見為忠直盡言交遊藐視强禦雖微作史自當齟齬難合然讒間不行於朝士大夫鮮合怒者何也守道正莅職公事上不欺應物無心天人交助其在兹乎既沒十八年蜀多文士其子

不近求銘誄而遠屬耊老非以同朝久相知深也歟是宜序而銘之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係出唐曹恭王季子右武衛大將軍偲武右斥為民徙眉州之丹稜縣遂家焉六世孫瑜始復屬籍仕至長江令公長江十一世孫曾祖夔祖鳳贈奉直大夫考中朝奉大夫知仙井監累贈宣奉大夫妣碩氏史氏公生政和乙未天資穎異博覽經傳獨不樂王安石學甫冠已著兩漢鑒明年追念靖康變故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紹興八年

第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未上講書本縣龍鶴山命曰巽岩自記云予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已非乾則無以立應物非巽則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通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恒常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

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於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於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趣學問如此久之赴華陽時宰秦檜知公名公不與通曾詔群國舉賢良公擕五十策謁成都帥張燾不果薦秋滿外銓復職教授缺公亦不就注嘉州軍事推官丁父憂二十年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總領

財賦符行中屬公增簡州鹽筴公移書力拒之舊相張浚謂有臺諫風二十四年改宣議郎知成都府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立決前致政李文會自瀘州徙益府下九縣供張加倍公用常儀李由他道去仕族張氏子競家貲公曰汝方在喪忍墜先訓盍歸思三日復來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雱市丘成之產業公以成之不白所生母追正之雱讕辭訴府公引經議律文致雱法豪右斂迹邑庭如水日繙史册彙次國朝實事謂司馬光脩史

先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徧求正史實録
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
書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完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葢
始於此二十九年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辟公幹辦公事
三十二年知榮州州因山為城川為池夏秋常患水溢
公築防禦之隆興二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
守令四人州縣多横斂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
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徧示官吏計樀

不當更定名為科約至今不廢母憂去官乾道三年名赴行在八月入對上太祖故事乞以為法請許六察言事又言軍興三十年蜀賦一錢折變百之願自此勿增取況蜀兵已多宜罷招刺嚴揀汰禁大將毋張虛籍倍部曲孝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諱不行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效禮散齋內議權作樂公言漢唐事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

日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詔
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十二月正除禮部員
外郎公言中興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雲雷
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近者雨暘失節郡國水災殆或
以此詔復舊占城國入貢依崇寧五年敕書用白背金
花綾紙貯以金鍍帳匣公請如近例學士院謂禮部不
當預公曰典禮先有司部兼掌客豈侵官耶長編卷帙
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祕閣公

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特遷兩官公意時文罕弱乞令考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省試敕榜戒諭上方勵精為治事或中出公輪對言唐虞三代專倚輔弼漢唐或謀卿士今捨二途近習必進此治亂之機惟聖明深慮過防蓋有所指也又奏省闈取士本不立額乞絫皇祐四百之限稍加裁定舊特奏名雖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八百五十餘人放選注官而賢良方正則寂無應詔當貢舉者讀

畢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人上曰朕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與真宗濟澶淵合矣上曰此朕家法太祖平澤潞取睢陽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謂先自治以待時上聳聽不倦近侍跛倚明日諭三省議省額特恩二事有沮之者乃以五年四月遷祕書少監太史言八月日當食公上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今經筵不訪問言路罕論奏大臣趙普補綴奏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在疆埸惟陛下進衆正消羣陰以應

天變是冬擢起居舍人六年雷震上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寛賦斂二詔以進直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闕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正史詔復開實錄院四月首命公為檢討官汪應辰進公子闕賢良詞業上曰卿有子矣范成大除右史升攝起居郎議者誤引元豐八年十月詔欲廢二浙保正止存者長又宰相以蜀人帥蜀工部並除二侍郎武臣提典刑獄皆違舊制公援證再三上曰

卿論事根據極當朕心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既任恢復未免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漢云故事子孫莫之敢變王安石變更法度厲階可鑒時上欲除公兵部侍郎公自攝記注數論事宰相頗不樂公遂請去六月除直顯謨閣湖北路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趂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委公條進至則言創耕悍科斂且畏爭奪

宜寛月占廣激勸如太祖乾德四年許見佃者止輸舊
税吏不通檢詔如所請其妄執契爭奪毋受理守令能
勸課者賞之總賦吕游問奏計公攝其職歳飢發户部
大軍倉賑民僚佐爭執公曰吾自任責不以累諸君尋
如數償之游問歸劾公專輒請上令具析而已七年后
上中制科八年以舊官趣召會虞允文由左丞相宣撫
四川自詭北伐疑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寶文閣帥潼川
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置戍以扼夷人叙州舊市羈縻

馬價頗平比歲增其尺寸償直不以時公言國計邊防胥失之乞戒茶馬司互市毋溢額仍勿於夷漢禁山内伐木造舟尋皆報可守邊踰歲淳熈元年被召適城中火公上章自劾既放罪矣提刑何熈志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𧰼語涉誣謗上曰此載皇宋事實何害上命成都提刑李繁體量火事公行及國門及祠待辦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長編四百一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讒勿及

時事公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報也遂奏近者日
食地震夷狄小人不可不慮又上快箴引太祖退朝悔
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坐隅進祕閣修撰旋坐
火役不盡書焚室貶秩一等而熙志以輒議史事削兩
官公至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如潼川科約未幾召還
乞令本路毋以臣去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
民甚善擢祕書監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脩撰蓋專
付公以史事故用侍從之禮三年正月也公前數言南

郊明堂大禮自宜迭行適轉對申前說上令集議變近謂德壽宮有嬿沮不行及予為禮部尚書與諸儒議周成王宗祀文王漢武帝陟配高祖所謂嚴父指周公也晉唐及本朝名臣皆有是說非出於燾發之耳其議遂定三月除權禮部侍郎賜服金紫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螭尾有司隨加繕治公奏此非所以祇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有讜言公嘗請正太祖東鄉條上熈寧元符紹興議論其後卒行之進四繁録記女

真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曰朕可一日忘此虜哉九月兼侍講以經筵少開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拜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會改潛邸為佑聖觀創璇璣殿於太乙宫公密疏二千餘言上褒答之四年春駕幸太學命公執經特轉一官堅辭不聽公自郎春官已極論科舉及特奏名去冬又乞依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論策四場如元祐時仍採蘇軾議量收恩科至是力請變文體取正

學以致人才上䄂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譁言不便議遂格八月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録直院久公薦吕祖謙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審訂增削數百條書遂成特遷一官或請升降兩學從祀衆議不同第去王雱像用公説也元符靖康長編成上謂公無愧司馬光後有表云豫席恩言比迹先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上再留賜飲賜茶

恩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公為郎時已言乾
道新歷不可用因舉差失數十條詰太史局官皆無以
對卒無知歷者公又參酌開寶通禮政和五禮新儀為
一書雖下禮官亦不能成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
壇祭告官伐鼓禮廢公舉行之先是垕入祕書為正字
旋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
縉紳榮之公感上知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
陳可否無所避會近臣復舉公次子塾應科目黜於閣

試㞐適考校上舍生發策云云為御史所劾語併及公
㞐降一官罷公以本官知常德府初正和七年鼎澧辰
沅靖州置營田刀弩十司給田募人開邊范世雄張察
等附會擾民建炎三年亟罷之乾道末守臣劉邦翰請
復行於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謂不當復已而提刑引
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公至靖度田立額事下諸司
公獨約帥臣張栻具奏上即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
商賈甚至交兵公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迄

無犬吠警六年乞閒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秋行明
堂大禮上以公首建議特除敷文閣待制項之㕓塾繼
亡上欲公以吏事銷憂起知遂寧府用蔡挺涇原銜敎
法闢勤武堂親閱士卒其雜居市廛者葺營聚之七年
史院進四朝正史經脩官在外者例減磨勘二年宰執
奏正史頗採李燾長編地里一志又出其手詔減年外
別轉一官公自奉議郎年涉典籍積官朝議大夫避父
名遇遷秩寄理者三於是轉通議大夫公以酒課加重

奏搉酤起王莽而成於德宗本朝郡釀有敎監司尚不許令乃設法勸飲以斂民財縱未能盡弛猶當用買撲舊法罷去官監上意鄉之而計司迫贍軍日減三千緡而已公節度停茶錢官府肅然前代百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脩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事目十卷時詔命已下公控辭久之上數詢來期十年六月對延和殿邇英方讀

陸贄奏議公摭贄言切今者數十事勸上酌行且曰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可謂千載一時上曰惟不遇於當世是以言垂後世公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强而兵約財匱與斂民七年可以即戎異矣上有無功業之嘆公曰功業見於變人事既修天應乃至上曰卿宿德者儒宜在左右任史職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七月久旱公進避殿損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諫館職實封言

事趙彥中草詔云意者委任或非其人公奏陛下委任不過三四大臣神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徵議政全以爭競宜敕二府以魏爲法毋若元豐王珪號三旨相三旨者謁上有可否珪曰領聖旨諭軍國事曰誠如聖旨啟擬曰取聖旨也又謂戶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唐建中罷瓊林大盈庫歸左藏上以奏付外讀者失色丁丑遂雨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春秋已高安得

此聲近唯葬李婕好用三萬緡他無費也上憂熒惑嘗
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
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公曰心
為宋分為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夷狄
窺中國之象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二十四明日對
延和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嘉獎是歲
公賦詩云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內舟至冬疾
作三省請給告十日上曰老者不以筋骨為禮可半月

十一年春表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豈容輕去丞相王淮曰燾知進退宜從所請上曰朕不幸有故於道路奈何可諭其鄉人給事中宇文价留之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戀闕非老疾忍乞骸骨因詢价時事勉以忠藎聞四川制道事留正總領馮憲論減酒額猶手劄賛廟堂行之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

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法辭氣安定俄卒上聞嗟惻
賻銀絹三百疋兩贈光祿大夫令臨安治後事沿江漕
司津置歸舟他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
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
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無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
五卷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於潔靜精微著述則評
論今古別白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奥篇隱帙傳錄
讎校雖陰陽小說亦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道

而理備考蜀類試參詳南省多得名士薦人輒削藁前
兩入朝適虞允文暨趙雄當路士大夫爭談兵二公皆
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人頗懷安公為上
言前日紛紛今日默默俱非自治其持論不隨時類此
公著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
各一卷文籍三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
論十卷南北攻守録二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並
詩譜各三卷歴代宰相年表二十三卷唐宰相譜一卷

江左方鎮年表六卷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
表五代三衙將帥年表各一卷本朝事始兩卷建隆遺
事辨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并賜帶典故各一
卷范韓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蘇及六君子年譜各三卷
明年七月乙酉即葬巽岩之陽妻碩人楊氏同邑贈朝
散大夫素之孫黄庭堅為記大雅堂者後公八年卒祔
焉七子謙早死垕終奉議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壆今
為朝請郎權發遣忠州塾終承務郎㙛亦亡壁𡋯皆登

科壁為朝散郎壁發遣漢州埴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六女均適朝散郎知果州曹執中抗適朝奉大夫知崇慶府帥祖慶壇適廸功郎漢州學教授任皐塤適謝純顓增適承議郎充雲安軍使兼知縣事張伸堪適朝散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子庚孫十一人鐙宣議郎錫脩職郎彭州九壠縣主簿鏗錄鉸周鋂鐮銓積簡其三令亡錄周鐮也女三人長馴早夭次真適脩職郎孫剛亦不在從適廸功郎新雅州蘆山縣簿尉劉成

季曾孫十一人公爵丹稜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諸子

升朝贈少師而贈楊氏福國夫人銘曰

尚書記言春秋闕事經列以六史居其二漢太史公

儀尊相臣我朝大典亦歸宰庭時政有記起居有注

東觀石渠諸儒所聚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合力纂脩

猶懼闕遺公生遐方初筮州縣間於朝會屈首鉛槧

祖功宗德業鉅事嚴政有因革論多異同禮樂制作

夷狄叛服原始要終咸舉綱目三入承明乞用奏篇

帝擬以光士惟如遷問胡云然多聞諒直舞禮文奸視若仇敵以正事君忠讜不欺出而臨民敬簡無私赫赫榮名蕃蕃壽考慶流子孫殃則何有螭首龜趺刻以銘章申勸剛者公為不忘

塗山古碑　　元貫易巖 考長壽志名元

至正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涪陵貫易巖撰華陽誌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宋至壬辰郡守費著仍建廟堂考娶于塗山之説一謂在此一謂在九江當塗東漢

郡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杜預考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云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城髙七里周圍二十里酈道元水經云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山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預所謂巴國江州乃今重慶巴縣則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史蜀志可稽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曰遮夫后曰啟母復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考之禹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於石紐廣柔隋改廣

柔為汶川石紐在茂州域隸石泉軍所生之地方百里夷人共營之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大相遠道江之役往來必經過門不顧為可憑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為黄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帝帝之娶于蜀又有自來又謂蜀塗山肇自人皇為蜀君掌塗山之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于塗山當以九江郡者為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

蘇子有詩且於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啟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如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諸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致郡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不一太平乃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於此故亦名其縣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為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綿遠地名改易煩亂傅會不足徵況會稽當塗在禹時未入中

國禹安得娶彼哉今特辯而正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禹后受享于誕生之地尤不可闕爾

賜脩蜀堰碑　揭徯斯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氷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置衝瀕蕩齧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二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其休息不役

者日三緡富屈於貲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概其所入不足以更費令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僉四川廉闕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之石則役可罷民蘇弊除胡憚而莫之為弘曰公慮及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

陳便宜皆曰便復禱於冰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于治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少東為大小釣魚磯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

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鬭雞臺臺有水則尺爲之畫凡有一水及其闕其民喜過則憂盡没其則則民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闕治水之法皆氷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淩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釃爲二渠其一自馬騎東流過郫縣入於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

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即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碓石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之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合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新津罷藍[闕]黄水千金白水新興至三利

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應顔上五斗諸堰外應顔上之水皆東北流入於外江一(闕)之水南入於馬塓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於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二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二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

之堋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召亦責長吏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顔上五年次之鹿角萬工駱駞碓石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為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荆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

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
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啟閉而
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
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
治小流諸堰廣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
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渠所置碓磑紡
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
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

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用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工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臺省觀工之檄不絶于使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自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毁都江之石以壊其成撓之百計不拔益固甫五越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饗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臺

上其功詔臣徯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之叙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源也然所以為利亦所以為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溺之后稷播種猶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為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為不知務是謂冥行之臣李氷一作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一修其業神且不違彼失其利而廢之不亦畀乎惟吉當普才大而敏德愛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為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

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請罷鹽運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奸利置安撫司以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殫智竭慮終始克相其志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水工一百五十人徒三千九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工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賈

以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所隆役以專供堰事嗚呼後之莅此土者尚永監于兹勿怠其政隳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憂臣謹拜手稽首而作頌云

廣祐英惠王父子碑銘

天一濬靈多原於西岷山導江禹績可稽民生之初惟水利賴夫既利之胡忍貽害運有推遷事有因革保制

安危神實任責於穆英惠藩屏坤維於赫仁祐駿烈四
馳自秦徂漢禖以千計維王父子蜀境是庇江源自蜀
王鑿其阻蜀漑餘波厥施乃溥江趨而東勢通蜀山春
夏暴深横潰是閑既遏其衝又決其支以漫以灌惟堰
是資昔王受命司我芻牧為茲惠利以阜我蜀今我蜀
民作堰歳勞殫智疲力以扞江濤僉憲有謀將息斯患
王實誘之肯遺以艱史籲于王願授指敎王繇之詞繼
導之玟詢謀允孚百役以興厥志無一惟王之憑象鼻

之漲莈無津涯湧為淺瀨有礫有沙匠陟彼巘言鑿其
堅山夜發洪穴不待穿匠取彼石既磊既砢橋錐運斤
惟右惟左蜀山不雲蜀日且出涉冬屆春民就愛日彼
犍彼菑昔水今石其崇言言永固爾墲民聽鼚鼓追思
往年富民釀錢耕者蘼田今茲永逸孰究我圖顯允二
神作我蜀鄂聖神在御懷柔百神封章來上亟命詞臣
錫以徽稱華以畫命以旌王功以致朕敬渙號于庭揭
虔于詞朕命不褻神惟顯思登瀛有臣復請詠賜俞音

自天寵命荐至嗟彼羸民百郡列署惟兹蜀守勲烈昭著異趨殊歸惟德與力王初庇民顧盡乃職豈謂異世猶耀厥靈俾王初志炳乎丹青王不恃力務德是勤有偉斯績益光前聞詞臣作歌守吏眡刻江流沄沄昭彼無極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七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八　明　周復俊　編

論說辯考述議

四子講德論　漢王襃

襃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論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盖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

而久懷寳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蚑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

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茍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為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聞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

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謹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大樂者感人among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歌詠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

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
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
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
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
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
先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
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

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
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
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龎眉耆耇之老咸愛
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
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
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君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

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鱃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畀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

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氐震動桴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

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咎犯趙衰取威定伯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王廖)由(由余)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渫庸尅滅強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強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

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鋭以貢忠誠永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禄勤增奉以勵貞廉減膳食卑宫觀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烏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以時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殖木者憂其蠹

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寛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

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朔莠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爕齒梟瞷剪髮鯨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謳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蜀山詩紀論

宋羅泌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離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動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

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建安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嬈之女劖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故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他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為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

蜀之不通於吐蕃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秦之於蜀也方其挐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萬士衆於大非之用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千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虛可謂彊矣然其羨垂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絶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緜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蕃夫羌

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蹶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羌使我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其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巳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况巳之田舍矣而他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兵以爭之四十

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畧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漁陽之熟以予故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黙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闕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闕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常言之滇

渤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潤多厲毒氣中者温吨嘔泄逾年脚軛腐弱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惡於湖云炎淵貢者經之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自罽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痛頭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闕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秅四百里右縣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犯之輒颷闕飛礫過者少全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昔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牙契其子二晝夜逾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云激障霧於東維

東南瘴霧冒者多死其病如疫而重悶到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之號今越嶲有瘴氣中之有耳看人人死看木木折口咒隰本山瘴之氣者也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黝黑泄流沙於西陲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二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周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川即裴所謂伊吾路今使鄯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一又蓄骸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能行或道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魑魅也當宜未西北沙中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擁其鼻口不則危斃今高昌客旅皆由伊吾道決弱水於北減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至於甸路經陷河伐捱至中乃得度弱水亦阝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惟一

小河淖池而深今古不得度葢亦弱也八荒之内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一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東毛人等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度北海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二十六國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句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

也知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十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闕

此世之未甞聞者也是數千里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甞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顚志遠者刺其目黄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敎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投四凶於四

商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緜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闕育之首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且猶以為未遠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八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意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縣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畧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

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禹闕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為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脩德為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

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況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為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儻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

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為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為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為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絶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鳥雲山兵鳥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為譎詐也直以為德之不懐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尚

有可諉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為市者至於詩書為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諉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陣整旅之不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為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為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甞以為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為牝陣刀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為圓陣矛為

前行秋為壯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為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為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為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為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水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木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圖尤為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壯五衝方六車輪七罘罝八鴈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

車箱洞當金車一中黄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却月水鴈行行鵝鸛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為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盖其法肇於黄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昔黄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

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黄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為八陣自九夫為井而演之從横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

乎八卦也立為三軍自五人為伍而演之周旅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為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吴木牛之奇則非般模謂木牛非出於般匠之遺其說誠是若求八陣於孫吴之書則孫吴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黄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黄帝

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坂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勢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温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為武侯之遺迹真與偽皆未可知而桓温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

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為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黄帝周公而温信於率然之説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温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及為圖陣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

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𨼆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葢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為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也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為風前大後鋭以為雲

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為龍蟠前合後開以為虎翼彌蔓散洽以為鳥翔回屈包羞以為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没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禦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四軍轉陣以前為後以後

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絶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先動為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為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化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為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畧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為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

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並
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
騷然不寧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
又制為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
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
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日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衡之事
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法之不守
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為事者其為生民之禍亦

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孥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為民賊者豈非為此等慮者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浸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鵝鸛之屬以發孔子俎豆之意焉

八陣圖說

范孫

夔州八陣之磧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

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救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為八者八後為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為八陣也前為八者八總而計之為八八六十四後有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為三八二十四凡為八者十一絶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為正而以一為奇合為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為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為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為常山之勢者固自

若桓温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為八者未知温能悉之否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為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為正三八二十四為奇是止一取三焉以為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者其陽也前為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為圓者三八二十四絶長補短大概三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為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為臨嗟乎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

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三十萬當之髙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髙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

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為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為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五運六氣論　　王當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

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其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夫寒暑燥濕風雨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己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

三陰三陽亦五行爾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盖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戌附於戌而在乾巳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酉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

故君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二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期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

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虚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大暑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

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夫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氣為初乃在太陰之後半歲以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之分若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

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火水相臨之類也父

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

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

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

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承當時而行

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退則為變非時

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

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溪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

太角之化為啟折而變為推拉太徵之化為煊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無陽錟是為火鬱而無淒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氷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推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

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烝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同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

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厲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以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无愆陽夏无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歳星有

畏星以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由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病疾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

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技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封建論　　　　柳稷

封建之法諸儒論之備矣其大端有二泥于古者以三代之制為可復達乎變者以嬴秦之法為當守雖有得

失要非至論也夫天下之不可兼得者勢與權而已矣勢之重者則當損其權而不可假借以益其勢權之重者則當抑其勢而不可崇長以助其權二者惟人主得兼之而他人莫可使與在昔之明聖所以操握天下之大分而不可以告人者也彼所謂封建者或以王室之懿親或以公家之勳閥其勢之重固已貳於天子而蓋夫天下者矣乃列壤而君之官屬惟其所制戎賦惟其所徵刑賞號令惟其所施以勢若彼以權若此則强與

亂相成嫌與逼相屬求其奉法守分如周之伯禽漢之劉蒼者固不易得也王者制天下顧可僥倖萬一而恃之以為久安之計耶余故曰二者皆未及其至也然則孰為至抑求其無弊而已矣昔者舜之處象也使吏代之治而納其貢稅則優游於富貴之樂而無歉上之恩以浹而下之亂自消君之疑不生而臣之祿有終是非特因其不肖而為之抑求其無弊而全之耳後世謂舜之處象因其不肖而為之也抑求以不肖望其親為嫌

而卒乃陷其親於大惡而不能救周公之於管蔡是也向使周公之於管蔡如象之於有庳則何至於殺之囚之降之也與其殺之囚之降之而不赦孰若不任以事之為得也或者曰王者之封建盖將公天下於同姓異姓之賢使各私其民而共戴王室也如舜之法則賢者無所施而周名為棄材矣是不然方周公使管蔡之監殷也豈不以為此吾之親而可依以無患者而管蔡之振振然良公子未聞有顯過者也而卒乃挾叛人連諸

侯以危社稷夫人臣之惡莫大於叛逆而管蔡則為之
葢匹夫無道惡止於殺人而王侯犯分必至於凌上其
權與勢使之然者使象居管蔡之地又安能晏然而已
耶周召之賢固所當用而用之必不為國家之禍者然
求之後世餘千百年如周之元聖者幾人如召之敬德
者幾人繼此復千百年吾知求一人而不可得也以千
百年所無之一人而以之待千百人之人雖愚者亦知
其舛也固必如周召之元聖敬德而後可用如管蔡之

中材則不可用而况如象者乎或者又曰三代之君皆古聖人也而為法者此其弊何也是又不然葢凡法之立而行之久也則一利一害出為法之善者其利多其不善者其害大乘其後者乃斟酌其利害而更之而不能無弊也屢其後者又斟酌其利害而更之而亦不能無弊也屢更屢易而後知古人之得失而良法出焉是非知之所不及而謀之所未盡也勢使然也夫舜之法達權與勢而行之無弊者通乎此豈獨可與議於封建

也哉

杜宇鱉令辯　宋羅泌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鱉令鱉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隳曰杜宇為西海君自立為蜀王號望帝徙都於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户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絡為池澤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以之為相後

禪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禪之而淫其妻恥之死為子巂故蜀人聞知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者据風俗通等鱉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令令鱉之蜀始陸處以為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禪焉是為蜀開明氏乖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

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始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於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鱉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史記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鱉水名也字一作鼈音别縣在牂牁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記杜魄荆尸為妄鱉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里

天隖人訛為天田

巴國考

王象之

山海經云西南有巴國又云昔太皥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后照是為巴人郭璞注云巴之始祖事寰宇記周武王伐紂巴蜀之蜀髳微預焉尚書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云髳微在巴蜀巴之名已見於此巴志云武王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請與鄧為好莊公十八年伐楚文公十六年

巴與秦楚共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又曰庸蠻叛楚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曰裨儵魚三巴今魚復縣也巴志云戰國時蜀既稱王巴亦稱王巴志亦云周慎靚王五年蜀王伐苴侯奔巴巴為求救於秦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道之富因取巴執巴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

蜀國考　　前人

按世本山海經揚雄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諸書皆言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黄帝子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歴夏商周始稱王者縱目名蠶叢次曰栢灌次曰魚鳧其後有王曰杜宇杜宇稱帝號望帝時有荆人鼈令死其屍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忽復生見望帝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鼈令鑿巫山蜀得陸處望帝因禪位于鼈令號開明遂自亾去化為鵑鳥故蜀人謂子鵑為望帝

自開明而上至蠶叢凡四千歲自開明而下五葉有開明尚治立宗廟尚書牧誓所謂庸蜀者即此也通鑑慎靚王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貶蜀王更號為侯後以其地為蜀郡華陽國志云開明氏凡王蜀十二世

四川風俗形勝考　前人

利盡西海（秦司馬錯云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岷山之地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杜宇之主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

為後户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緜絡為池澤汶上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河圖括地象　巴蜀廣漢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西漢地理志　地近秦雍風聲氣習本自一家西漢志　國富民殷寶貨無求於外漢龐統說蜀先主曰益州國冨民殷户口百里寶貨無求於外今權借以定大事　蜀有自然之險晉書段灼傳　惟蜀之疆擁抱岷梁斗絶諸夏為一方唐王徽羅城記　蜀形勝之地也南控蠻蛋西溢戎羌元徽之集　蜀地濶千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唐胡

曾回雲南牒　蜀之為邦天文井絡煇其上地理岷嶓鎮其域五岳華山表其陽四瀆汶江出其徼蕃衍三州土廣萬里固乾坤之靈囿華陽國志　蜀之為國與巴同囿華陽國志引蜀志　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泉源深盛為四瀆之首同上　沃野千里號稱陸海華陽國志　青城峩眉為坤維之巨鎮同上　秦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同上　其封值坤故多斑綵文章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同上　跨躡犍牂枕倚交

趾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同上演以潛泳浸以綿雒同上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天下歐陽公喜雨亭記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張俞上蜀帥書曰大江出蜀之西徼迤生於西羌石紐其地也故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而明公之治滔滔江漢畫在土宇民惟循柔喜文而畏兵田況四蜀番夷圖序蜀當西南陬曰輿坤坤文為臣故世有方正柔靜之士意者岷峨蘊精江漢時克生其人乎范鎮序

蜀山考　　前人

金陵隨筆云蜀人繪蜀山作六圖一曰峩眉去嘉峩眉

縣百里為六山之冣自白水寺登山初二十里有石磴可登又二十里多無路以木為梯行三兩里方著實地又二十里有雷洞始到光相寺則峩眉絶頂其上樹木禽鳥多與平地異天氣尤不同九月初已下雪應綿衣絮衾用晝而終夜燃火山上水煮飯不熟飲食皆從白水寺送上所謂光相錦雲天燈陰雪不見一日青城山中有六道宮丈人觀上清宮為最五宮觀皆在山之麓五里至上清又至成都山則為半山至大面山則為

山之巔大面山後即老人村不可通矣一曰錦屏今閬州城南五山峙立江南如屏有浙閬山川之狀有讀書巖乃陳堯叟兄弟讀書之地一曰赤甲白鹽在今夔門灩澦之兩岸水流其中而兩山束之大率如蜀之門户一曰劒門關古所謂劍關之險有大劍小劍之號往往山皆北向有劍鋒之狀而道出兩山之間有關使以司之一曰巫山今夔州巫山縣之東十二峰不是一面生江遶此山周遭十二峯故人繪為一圖爾

蜀水考　前人

四瀆唯江最大發於岷經夔荆達揚而入於海此江之原也外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於綿之神泉曰緜水出於什邡之章洛山曰洛水分流於永康之湔堰者湔水緜水自緜竹至紫巖山經德陽洛水自什邡入雒湔水經導江崇寧九隴濛陽亦入雒三水皆合於雒自雒經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内水發源於江油之清川經緜潼遂東至於合曰涪水發

源於沔之青泥嶺經大安利閬果至合於涪水會曰嘉陵水發源於小巴嶺經巴蓬之伏虞西南以至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經明通又至渠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經廣安新明至合於嘉陵涪水會以達於渝而江始大此七水與江别合之大畧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於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峽山經嚴道洪雅夾江而下羊山出鐵豹嶺經漢源至嘉定之南與青衣水合入於江馬湖自夷都流至叙

亦入於江又有出於郡邑之山澤者則自岷峨而下沿流以至於夔不勝其衆其大者如鹽山之萬頃池則釃流有四一入于渠三入於夔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江夏大別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連荆楚源流之大略也眉山李𡌴序又按輿地記云洮州有禹貢西傾山後名西強山吐谷渾主阿豺尚邦西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群僚曰此水東流東有何谷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何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曰水不知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豺為澆河西傾之北則洮水所出北流入河

山川形勝述附　　彭韶

蜀之地南撫蠻獠西抗吐蕃上絡東井岷嶓鎮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裒斜為前門靈關為後戶峩眉為城郭南中為苑囿緣以劍閣阻以石門而越負秦地大且要誠天府之國也揚子雲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黒水南流秦作無道三方潰叛儀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羡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集記云禹別九州八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又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漢地理志言蜀郡湔氏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凡行七千六百六十里按岷山在茂州直西北最後番曰列鵞村其村有岷山山之右有嶺曰鐵豹則分水之上源也水二派其一西南入尖囊大渡河其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鐵豹一名羊膊蓋夷語不同耳任豫益州記言江出羊膊嶺經甘松至灌千

餘里是也大抵蜀之山近江源者通謂之岷山峰連崗屬千里不絕今俗謂青城為岷山者以此續記云凡曰岷嶓該衆山言也凡曰沱潛該衆水言也蓋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山居右者皆曰嶓水出於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嶓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出於漢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潛古今論岷嶓沱潛者衆矣然參差不齊莫得其真者蓋由不知蜀山之居左者皆得為岷蜀山之居右者皆

得為嶓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為岷山金牛之嶓冢為嶓隘矣今按左右之説别無考證而嶓冢又改隷陜西茲以成都郡内山川之可名者紀焉井泉池石亦附於後

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　　元費著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内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帝初平元年甲戌太守高眹（眹音審俗誤為眹）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殿制甚古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與今異制左柱有高眹脩學舍記凡

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爾殿有板龕護先聖像丘文播畫山水龕後有板壁黄筌畫湖灘丘畫今亡獨黄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畫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收之筆收子載即銘劍閣者也

東晉王羲之有帖問蜀守云知有漢時講堂是漢何帝時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彼方能畫者欲因摹取以廣異聞則此畫當在永嘉前疑非出於張收又按元豐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漢文翁學堂在益

州昔經頹廢高朕復繕立圖畫古今聖賢之像及瑞物於辟抑東漢以前人物高朕時所作至收輩遞增益之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僅存髣髴者三十一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紀續記姓名于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沮誦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夷　夔
湯　伊尹

傅説　太王
王季　太伯
文王　太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宫括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産

李冰　老子

孔子　顏回

閔損　冉雍

冉耕家語作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欬

仲由　有若

宓不齊　原憲

商澤　曾參

南宮韜史記作南宮括　公治長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減

顏高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噲

冉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徒

榮旂家語作榮祈

澹臺滅明

奚容蒧家語作奚蒧

琴牢

廉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商

秦非

后處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邽巽家語作邽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卹

公晳哀家語作公西哀　壤西赤家語作穰駟赤

顓孫師　原亢籍家語作原子籍

公肩定家語作公肩　漆雕哆家語作侈

曾點史記作蒧

公孫勾玆家語作公祖玆　步叔乘

左人郢 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 家語作無由

司馬耕　顏祖 家語作顏相

申黨 家語作申績　秦祖

伯虔　顏辛

鄡單 家語作縣亶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曹誼　文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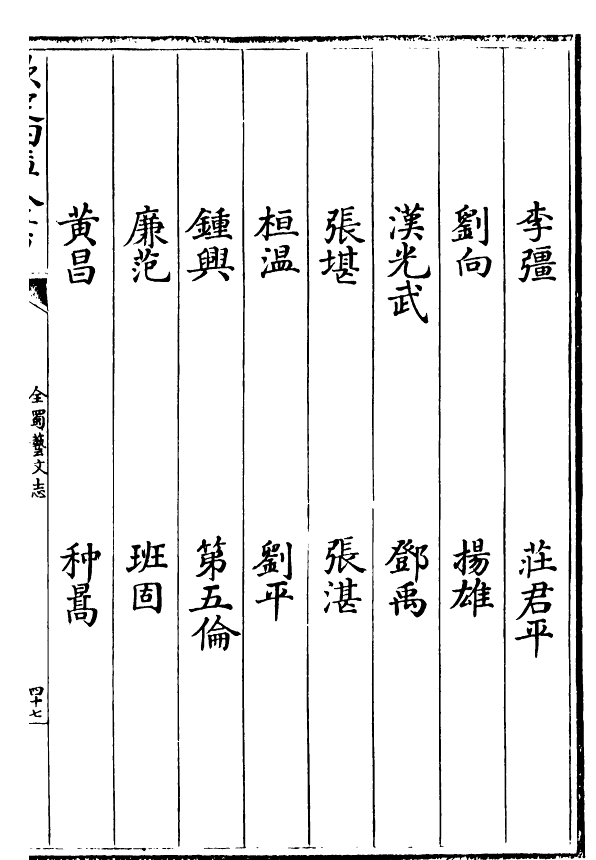
漢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彊　莊君平

劉向　揚雄

漢光武　鄧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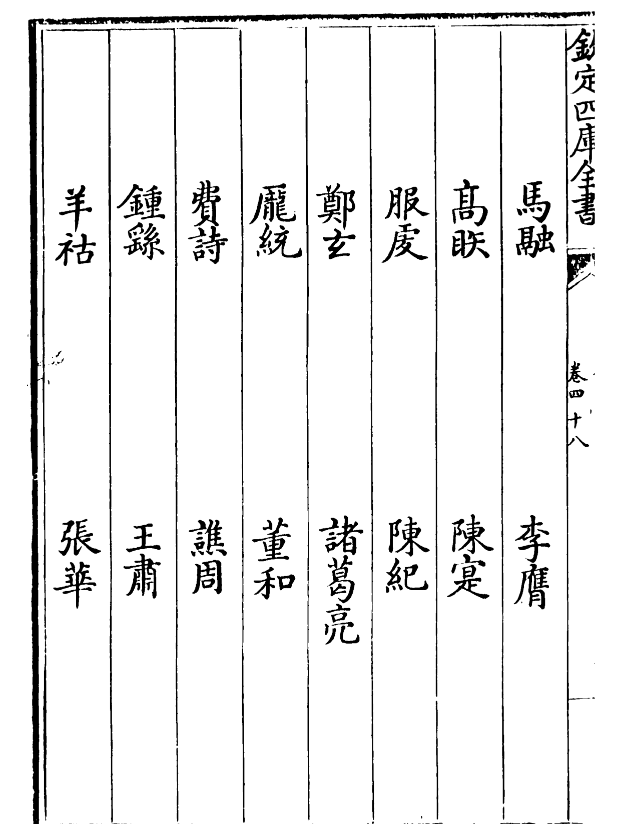
張堪　張湛

桓温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眹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龎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桓石虔

楊祖識謚議　宋游桂

故知遂寧府童川楊公卒蜀之士君子交相弔哭皆失聲門人相與私謚曰樂行先生先生之道齋心服形脩之杳冥發於言動施之家以及於居官為政皆本乎齋

心之學自其先世率以文行相承抱負奇崛恬默然守道祖回光先生父靖安先生葢三世至樂行優游饜飫玉潤金聲德氣所鍾動中武象其為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怙上以陵下不由下以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其事親冠帶而養居家治官喜怒不形於色教其子以其平居不以言素高於文棄之而專篤於行通達於天下之故而泯然常若不足以發年巳七十纔得一見人主雍容冲洽有大臣之言老為

童顏居若處子望其容貌使之意消樂行云者取孔子孟軻之言名之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所謂樂者此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行者此也先生位不副其德然樂乎其所自樂行乎其所得行稱斯謚矣桂誠不敏無以議先生然竊以爲先生之樂行其發見於英華者似曾子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是言也先生有焉先生諱祖識世孫其字也桂以誘生出先生之門敢以斯議合門人為諸如右銘謚皆刻之碑傳於世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八